

洪深:最先创建并使用“话剧”这个名称(下) ◆ 陆其国

1924年4月,“剧协”公演为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夫人的扇子》改译并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首演时,洪深除任导演,还兼饰刘征英;其他上阵演员有孙少安、王毓清等。洪深的改译首先忠实于原著情节内容,但洪深将故事中所表现的民俗人情和人物对话予以了中国化,让观众觉得故事就像发生在中国。其次,布景以硬片替代布条、台上门窗屋顶采用实景、灯光可随剧情气氛、时空转换等,皆成为该剧的创举。

不过在一片赞誉声中,洪深也意外地接到一位陌生观众对这出戏“表示出一定的满意之外,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来信。这位写信人即田汉。不久田汉致信洪深,提醒他道,“上海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有真知灼见者不多,而旧势力、似是而非的势力又特大,望兄莫误于浮名,莫与旧势力握手,否则成功之希望有限也。”

田汉的提醒,让洪深与他越走越近。继1928年洪深加入田汉领导的戏剧团体“南国社”外,又于1930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后者影响下,洪深于1930年、1931年创作出农村三部曲的前两部《五奎桥》《香稻米》。“在这两部剧作中,他对剥削农民的地主乡绅、放高利贷的资本家和代表帝国主义者深入农村进行掠夺的买办们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映了当时的江南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和反动阶级之间进行的自发斗争。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这样的农民,恐怕也是第一次。”

嫉恶如仇的爱国者洪深

提到1930年,洪深的正义感在

这一年2月22日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曾有过一次大爆发。那天洪深走进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美国影片《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但看着看着洪深再也坐不住了,他从主演罗克的表演中,察觉这部影片完全站在西方殖民主义立场,侮辱中华民族和丑化中国人。未等散场,洪深即愤慨离席,随即赶到日晖里41号南国社找到田汉,讲述了事情原委。洪深对田汉说,这部电影会在“大光明”一演再演,我要回那里上台演讲,号召中国观众退票,拒绝观看这部影片!接着洪深告诉田汉,“大光明”坐落在公共租界,估计这样一来,影院外方经理和工部局巡捕房会干涉甚至拘捕他,他会联系明星影片公司法律顾问,一旦自己被捕,请这位律师为他出庭辩护。

田汉支持洪深的正义,但他觉得由洪深一人去未免势单力孤,而且万一出什么事也没有人传递信息。于是就安排了南国社的张曙、金焰、田洪、廖沫沙等年轻人随洪深前往,一则保护,二可助威。果然,那天在“大光明”,当银幕上出现《不怕死》侮辱中国人的画面时,只见洪深一个跃起跑上舞台,站在那里大声抗议。然后情绪激昂地向观众发表演说,激起了观众的民族义愤;最后有观众大呼:“打倒帝国主义辱华影片!”与此同时,许多观众纷纷起身,表示要去退票。

洪深此举果然惊动了院方,只见外方经理不一会即领着几个壮汉过来,不由分说扭住洪深,强行把他带到经理室。张曙、金焰、田洪、廖沫沙等人见状,也一拥而入。随后双方便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洪深被关进老闸捕房。从那里出来后,他即向

特区法院起诉,控告大光明影院放映辱华影片,而且侵犯人权。3月13日开庭那天,洪深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行径,引起旁听席上群众强烈共鸣。经过数月斗争,最后在这年8月,该片主演罗克在美国报纸刊登公开道歉信;收回《不怕死》影片拷贝,严禁在中国其他城市放映;大光明影院则向洪深登报道歉。

洪深的嫉恶如仇,也凸显在对汉奸的不齿上。1938年春天,洪深出席在武昌国民党召开的一个茶话会上,适遇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会上发表对抗战形势悲观失望论调。洪深忍无可忍,汪甫讲完,洪深即起身说:“我对汪先生的话有意见!”接着就逐一驳斥汪的谬论,汪既不敢与洪深交锋,又怕下不来台,遂起身由一群随从簇拥着离去。其情状狼狽不已。至于日本人侵中国东北后,洪深和他的同志们更是同仇敌忾,集体创作了《走私》《钨》《洋白糖》《汉奸的子孙》等剧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罪恶活动,对激发中国民众抗日情绪,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洪深还和傅东华、邵洵美、叶灵凤等邀集王统照、沈起予、徐迟、赵家璧、戴望舒等八十余位文化艺术界人士,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座谈会。洪深在会上以召集人名义,当着列席的国民党官方人士方治、潘公展、洪瑞珪三人面,向与会者疾呼:现在国难临头,我们为了以全民族集体的力量,克服一切民族解放的障碍物,必须不分朝野,大家结合起来,一致做统一救国的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洪深愈加积极投入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组

织了由他任队长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深入大后方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多地演出《九·一八以来》《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此时正值国共二次合作期间,不久,洪深暂离二队,进入由郭沫若任厅长、专司宣传的第三厅,负责戏剧工作。不到半年时间,洪深就把分散在各地的戏剧从业人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业务和军事训练,最后组成十个抗敌演剧队,深入各战区,以戏剧为武器,演出抗战戏剧。

最后的上海之行

洪深对上海有着不一般的感情。洪深后来常住北京,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罹患绝症的洪深到上海看望朋友,赵清阁撰文回忆道:“他已经明白自己患上了绝症;但他不愿告诉别人,让别人为他忧心。他正悄悄地用乐观主义的精神,向世界告别;向亲友告别;向曾经留过他的足迹的地方告别。他装出一种轻松愉快的神情,讲叙他此番南来的计划:他要在上海看望一些老朋友,走访他曾经长期执教的复旦大学,他还将去解放前的西藏路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洪深此行还郑重地告诉赵清阁,“上海市文化局答应我,要把我指定的那间过去常常用来写作、谈戏的房间,腾出给我住一晚,让我回忆回忆旧日往事;在那里我曾和不少导演、演员、作家,讨论过剧本的演出,创作,那是一个值得缅怀的地方”。

洪深一定记得,1935年春,即田汉被捕的第二天深夜,有五六位“自己同志”聚在东方饭店四楼洪深下榻的房间,秘密商量着如何营救田汉。座中一位知情者向大家讲述了田汉被捕经过,他说特务们最初去

田汉家抓他时,田汉正和几位戏剧界同仁睡在四川北路东亚饭店。可田汉在那里睡不着,最后还是穿衣起床,硬是回家。结果刚走到家门口,就被蹲守在那里的特务抓获。此时洪深表示,他打算亲自去南京向国民党交涉,向他们提抗议,如果后者说田汉因为是“左联”人被抓,他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左联的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和田先生关在一起好了”。

据知后来还是夏衍拦住了他,说还是要另外想办法,这样不够策略。夏衍这样说,当然也是出于为洪深的安全考虑。而洪深对赵清阁所说想去的地方饭店,此时已改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赵清阁昔日也曾在这里与洪深讨论过和他合作的电影剧本《几番风雨》。当时赵清阁还不清楚洪深寻访故地“东方饭店”的用心,还以为他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想去作故地旅游,以寻找灵感。但洪深对此却连连摇头,说他的创作生涯已经结束,他不再创作了,并说他此次离开上海后,还要去常州故乡扫墓,顺便看望家乡父老。

那天洪深在赵清阁家里吃了晚饭。告辞时,赵清阁送他出来,洪深请她送他到弄堂口,并说,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以后恐怕不会回来了。听了这话,赵清阁回忆道,“我微微一怔,旋即释然,以为他又是说笑话,或背诵什么戏的台词。他常在谈话中喜欢夹几句莎士比亚,因为他教了几十年的莎士比亚,莎翁的作品他已背得烂熟了”。然而,这次真的是赵、洪两人的永诀!1955年8月29日,洪深病逝。赵清阁闻此噩耗,惊愕不已,忍不住失声痛哭。

(摘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都会遗踪》第二十一辑)

上海方城

余之

5.两个洋水兵抱头鼠窜

曼丽说:“我看你平时不喝咖啡跳起舞来也是蛮有劲的嘛。”说着,曼丽指乐队旁边的几个没有搭上舞客的舞女,故意说:“那边有几个吃‘汤团’(指没有舞伴的空坐舞女)的,你阿要送舞票给他们?”龙彪说:“你寻我啥开心,存心是要出我洋相?今天我特地请你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就是要你开心,今天,我就是依的专利,哪怕是‘舞国皇后’来请我,我也不起身的。”龙彪一席话说得曼丽心里甜津津的。

两人坐了一会,传来一阵喧哗声,这吵声似乎来自于舞厅外的街肆。舞厅内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朝窗外张去:狭隘的街面上有两个喝醉了酒的水兵与一名中国女人在拉拉扯扯。曼丽忽然大叫一声:“阿凤,好像是阿凤!”龙彪定睛一看,也看出了是她,阿凤头发散乱的样子好像也是喝过酒的。龙彪拉起曼丽:“走,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两人来到街上,阿凤见了龙彪与曼丽便从洋水兵的臂弯里挣扎出来,逃到了两人的身边。龙彪见洋水兵追了上来,便一把将水兵拦住。“喂,你们想干什么?”龙彪用的是英语。洋水兵便手舞足蹈地咕咕噜噜说了一大通,意思是说,他们花了钱,请阿凤喝了酒,并答应他们一起去“小房间”(旧时酒吧间专设的性交易地方)玩的,她却临时变卦了。但阿凤说自己并没有收钱,只是陪他们喝喝酒。龙彪将阿凤说的话给两个洋水兵转述了,两个洋水兵不服,便再次上来要拉阿凤,龙彪又一把将他俩拦住,并提出每人给他们钱请他们离开,洋水兵不肯。他们正在交涉之际,已围上来一群看热闹的人,多数是拉皮条的“蚂蟥”,其中有几个认出了龙彪,一个领头的绰号“黑皮”的走了过来:“啥事体,啥事体?”龙彪拉过“黑皮”朝他手里塞了一叠钞票,说:“这两个外国赤佬要吃这个女人‘豆腐’,这个女人是我的邻居,你将这两个高鼻头给我摆平!”说着拉着阿凤便走。两个洋水兵不从,还要想去拉阿凤,“黑皮”一个唿哨,从弄堂里一

下子涌出来一帮子“小赤佬”,把两个洋水兵围得头头转。喝醉了酒的洋水兵想挥拳头,谁知十来个年轻人挥拳、踢腿、丢石子,把两个洋水兵吓得抱着头朝外滩方向逃窜了去……龙彪、曼丽拉着阿凤也早就不见了人影。龙彪的车子拉着两个女人在深夜的上海马路上飞奔。

风一吹,阿凤的酒醒了一半。她说,要下车。曼丽说,深更半夜的你到哪里去?阿凤说,你们去玩吧,也不要管我了,随便我到哪里去。曼丽说:“阿凤,你老是这样一个人到处混也不是个办法,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好吗?”阿凤冷笑一声说:“男朋友?啥人要我这种人?”曼丽说:“这难说。我认识弄堂口一个小皮匠,还有配钥匙、弄门锁的小手艺,跟你是苏北老乡,人很老实的,快三十了,光棍一条。”曼丽见阿凤不吭气,继续说:“哪一天我给你们介绍认识,如果成,将来他摆皮匠摊,你摆个馄饨摊,钱虽少点,总比现在有一顿的好吧。”

曼丽被龙彪拉去以后,家庭麻局一下子缺了只角。“三缺一,伤阴节”,曼丽就是这场麻局伤阴节的人,也成了众矢之的。黄国杰骂道:“戳气!伤阴节,真是吃耳光角色!”黄国杰喝了口普洱茶,把那只雕龙紫砂壶重重地压在茶几上,茶水也泼了出来。急得保姆赶紧拿来抹布擦拭。杏芬发声了:“你也只会背后骂骂,真的当着她的面,你敢吃她耳光吗?”国杰正想回话,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是熟客钱伯韬来了。敌伪时期,钱伯韬在日本人的银行里任职,但不是一个实权派,他只是在金融方面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金融官员从重庆来上海接收银行,黄国杰帮他花了些金条,请接收大员上好的餐馆吃饭,把他打扮成受日本人欺侮的中国人形象便过了关。黄国杰见来了老朋友,就招呼他坐下来,“伯韬兄,你来得正好,搓几圈?”杏芬说:“伯韬,依日本老婆走了,外面阿有了‘小房子’?”梅香问:“‘啥叫’‘小房子’?”伯韬哈哈大笑,说:“大阿姐,你这‘小房子’一说倒是有学问的,如今是民国三十多年了,这‘小房子’提法已很少了。这是老式说法,如今只信叫‘姘头’‘阿姘’‘外插花’了。说起‘小房子’还是晚清上海滩丹桂戏院名角杨月楼的风流之事,被上海人叫开的呢!”

18.醉酒后吐真言

偏偏方亮还不知趣,说道:“那我们去看场电影吧,反正现在时间还早,好不容易才出来一次的。”

看电影不是更暧昧吗?常若雨心想,但又不知如何拒绝,怕太生硬会伤害到对方。她仰头看了一眼天空,夏夜的天空高远而明净。

我不应该为这种小事情纠结。常若雨心想,然后嫣然一笑,“可我也不喜欢看电影啊。”“那你喜欢什么?说出来,我陪你。”“前面有家大排档,我们去叫瓶啤酒,点盘螺蛳什么的。我请客。”

对于常若雨,方亮从来就不知道该如何招架,只有点头的份。

看着常若雨站在排档前,跟老板讨价还价,点了一盘螺蛳,一盘小龙虾,一盘糖醋萝卜和一瓶啤酒,然后招呼他一同入座。方亮的心境电闪雷鸣,心急浪急,感到自己真的是不了解这个女孩,文静的外表下竟还有如此豪爽的一面。

“你还吃得下?”“我点的都是吃不饱的东西啊。再说你团购的晚餐一点也不划算,量也太少了,我都没吃饱。”“常若雨面孔上荡开笑容,给对方亮倒了一杯啤酒,“我知道你一定没吃饱,想吃什么再点,反正我请客,你就不必再回去吃晚饭了。”“看你说的。”方亮的脸红了,他请客的晚餐被喜欢的女孩这么调侃,实在没面子。常若雨哈哈大笑起来。

“你喜欢吃螺蛳和小龙虾?你这么个文静的女孩……”方亮想说不怕有失形象吗?但还是没敢说出来,出口却是,“这样,这样不怕把衣服弄脏了吗?”

常若雨又笑起来了,“看你哪个像男人啊。这种问题不该你问,问了证明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你真的该走出去多接触接触女性,别老是生活在想象中。”

面对心仪女孩的豪爽,方亮觉得自己是有些小家子气了,他心中升起一股夹杂着柔情意味的豪情,端起酒杯,大口喝起来。“别干喝酒,吃菜。”常若雨把小龙虾推到他面前,自己格格支支地嚼着一个糖醋小红萝卜。

两人边喝边吃。一时间,方亮话也直白罗嗦起来了:“若雨,你外表文静,内心豪爽;

看起来很柔弱,其实很刚强;不跟你深入接触也许会感觉你比较乏味,一接触才发现你是最有趣的人。谁讨了你做老婆,少活十年也是赚的,真的,赚的。”

见方亮已带醉意,常若雨觉得该结束了,她一挥手招呼道,“老板买单。”“我来我来。”方亮摸钱包的手有点不听使唤,等他把一张百元大钞摸出来,常若雨已经付完账了。

常若雨说:“好啦,是朋友的话就把你的钱收好。你的酒量可真小,这就醉了。还好你今天没开车来,不然成酒驾了。我送你去地铁站吧。”方亮一挥手,“那怎么行,地铁站离你家还有一段距离,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应该是我把你送回家。”“行了行了,我们谁也不要送谁了,就此告别吧。拜拜。”

望着常若雨转身而去的潇洒背影,方亮一阵失落,酒也醒了。这个女人每次都把他撩拨到兴起,却又戛然而止。他恼恨她对他的这种做派,却也是这种态度愈加增加了她身上不可言喻的魅力,让他欲罢不能。

常若雨觉得卖卡券不死不活的,她还是怀念一开始卖掉的那批减肥鞋,很刺激的感觉。虽然后来进的番茄汁没挣到什么钱,但她总觉得卖一些实打实的东西要比卖那些纸片好。减肥鞋也好,番茄汁也好,都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有长期的供货商就好了。

方亮进入生意场也有好多年了,不知道他这方面有没有人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常若雨给他打电话,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原本是随便问问的,没想到方亮还真有这方面的路子。以前他在公司打工时,有个台湾人是他的上司,两人比较谈得来。后来方亮辞职开了淘宝店,那个台湾人也辞职干起了零食批发买卖,两人还都保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常若雨喜出望外,催着方亮联系台湾人,方亮让她不要进太多货,万一卖不掉就亏大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台湾零食,常若雨都各进了一部分。进价并不很便宜,于是售价也低不下来。一连两周时间过去了,零食的成交还是为零。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

